

# 新开街：百年光阴写成『诗』

文/图 本报记者 赵琦

要了解一座千年古县的发展历史，其实并不困难。一本史书、一位老者、一条胡同都能打开时光隧道。书简上记载的是纵横的历史，老者讲述的或许是纸张上都未有只言片语的动人故事，如果有幸邂逅一条相对年轻又充溢着思想的胡同，定会收获一段赏心乐事。

临清市有三条名为“新开街”的街巷，其中一条在砖城西南角，是一条东西走向、长150米的街巷。它东连县前街，西通东岳庙街、博源门，北连新华路，是民国时期新开的一条街巷，所以命名为新开街。

## 城中有胡同 街巷有故事

10月31日，新华路像往常一样热闹非凡，来往的车辆开往不同的目的地，还有几辆小车闪身钻进两旁的小胡同里，新开街是这些小胡同中的一条。

打开地图能看到，与新华路这条主干道相比，新开街好似一条扯开的丝线，束缚着新华路并向两边延展。这明明是最相近的两条街巷，却孕育着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。一个如小家碧玉，安静沉稳；一个却是丰神俊朗，张扬洒脱。

站在巷口，看着墙角上依旧是绿色的树叶、地面上黄色的落叶，不经意间被阵阵萧瑟的风吹动，站在这里仿佛经历了整个秋天。刚踏足新开街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棵古树。三分橘绿，七分鹅黄，每一片叶子都见证了光阴流转，点缀着四季的鲜活美丽，同时又装点着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生活。一条青石板路一直向深处延伸，走过每一家住户，门口都干净整齐，细节中透露着对生活的热爱。“每次走进胡同，都能感受到一些变化，可能是一盆绿植，可能是一扇窗户，也有可能是新贴的一副对联，处处留心的人会发现胡同中的变与不变。”临清胡同文化研究者刘英顺

说。

胡同里的景色和故事，春夏秋冬各有不同。胡同深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在平凡的烟火日常背后，是温暖的、诗意的秋天。

## 博览历史 缔造新生

除了胡同，再无任何事物能承载如此生动又写实的图景。新开街博览精彩的历史，又参与新事物的缔造。

“民国初年，临清经济不振，百业萧条，有人堪与临清城北龙脉消失，临清将伏地残息。”刘英顺说，“城北龙脉之地原本是绵延数里的沙土岗，也就是临清的老十景之一的平岗积雪。卫浒烟柳、汶水秋帆、书院荷香、南林双松、官桥晓月、津楼夜雨、土山晚眺、东郊春树、塔岸闻钟、平岗积雪是临清老十景，平岗就是沙岗，临清河洼、土桥一带曾经是沙岗，临清第五中学东北有曹家岗、郭家岗、薛家岗等地，平岗积雪即指此处。”

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，县长徐子尚在临清砖城西南角（今纺织品公司西门）开辟一座新城门“博源门”以图吉庆。为此，自县政府所在地的县前街向西南至博源门，新开辟一条新街巷，命名为“新开街”。1958年，临清县在开辟跃进路（即现在的新华路）的时候，穿新开街而过。

## 时光背面 勾勒生活

“也许，新开街见证了临清编扒匠最后的历史。”刘英顺介绍，20世纪80年代后，新开街有许多编扒（苇席的一种，用于盖房顶）手工作坊，编扒匠掌心的温度为无数人挡住了日夜袭来的寒冷。

20世纪80年代后期编扒工艺最流行，那时农村刚刚实行包产到户，农民收入增加，纷纷翻盖老房子。编扒匠属

于技术工种，在每年春天的盖房旺季，编扒匠都非常吃香，住户甚至需要排号等待。不但要给编扒匠工钱，还得好吃好喝招待着。编扒手艺给这里的人带来不少收入。

“这条街上有几十家住户，几乎家家都有会编扒手艺的人，因此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”在新开街住了四十多年的李女士说，“那个时候对编扒的需求大，这条街巷上每天都有不认识的面孔出现，挨家挨户走进去比比谁家的编扒质量更好些。那个时候除了院内苇动的声音，就是讨价声。”随着声音的此起彼伏，胡同人家的生活也蒸蒸日上。这些声音像是生活的赞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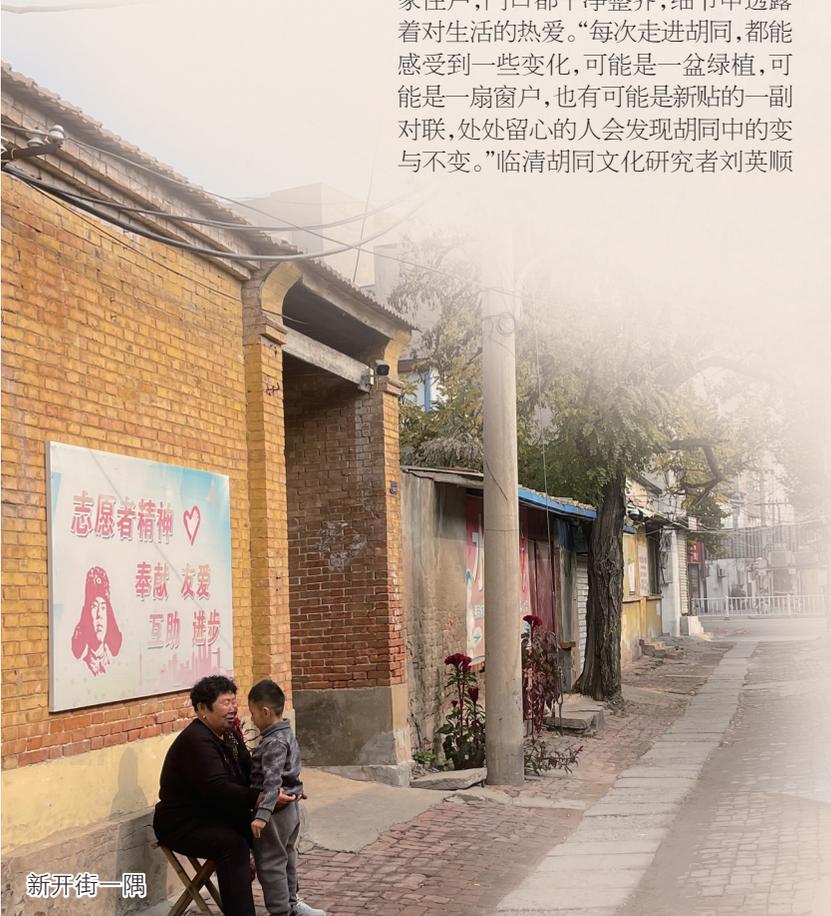
编扒的原料是芦苇，芦苇几经挑选，将苇穗剥下即可使用。编扒前先找一块较大的空地，按屋顶的尺寸在四周拽几根挂线，根据现场丈量的尺寸编织苇席。编扒工艺要求经纬斜织，图案呈多排“人”字形。编好的苇席纹理细密、芦苇亮黄，既可防尘隔土，又可装饰屋顶。

编扒这一独有景致写下了临清生活的风生水起，在繁华的背面，勾勒了临清市井人家的细密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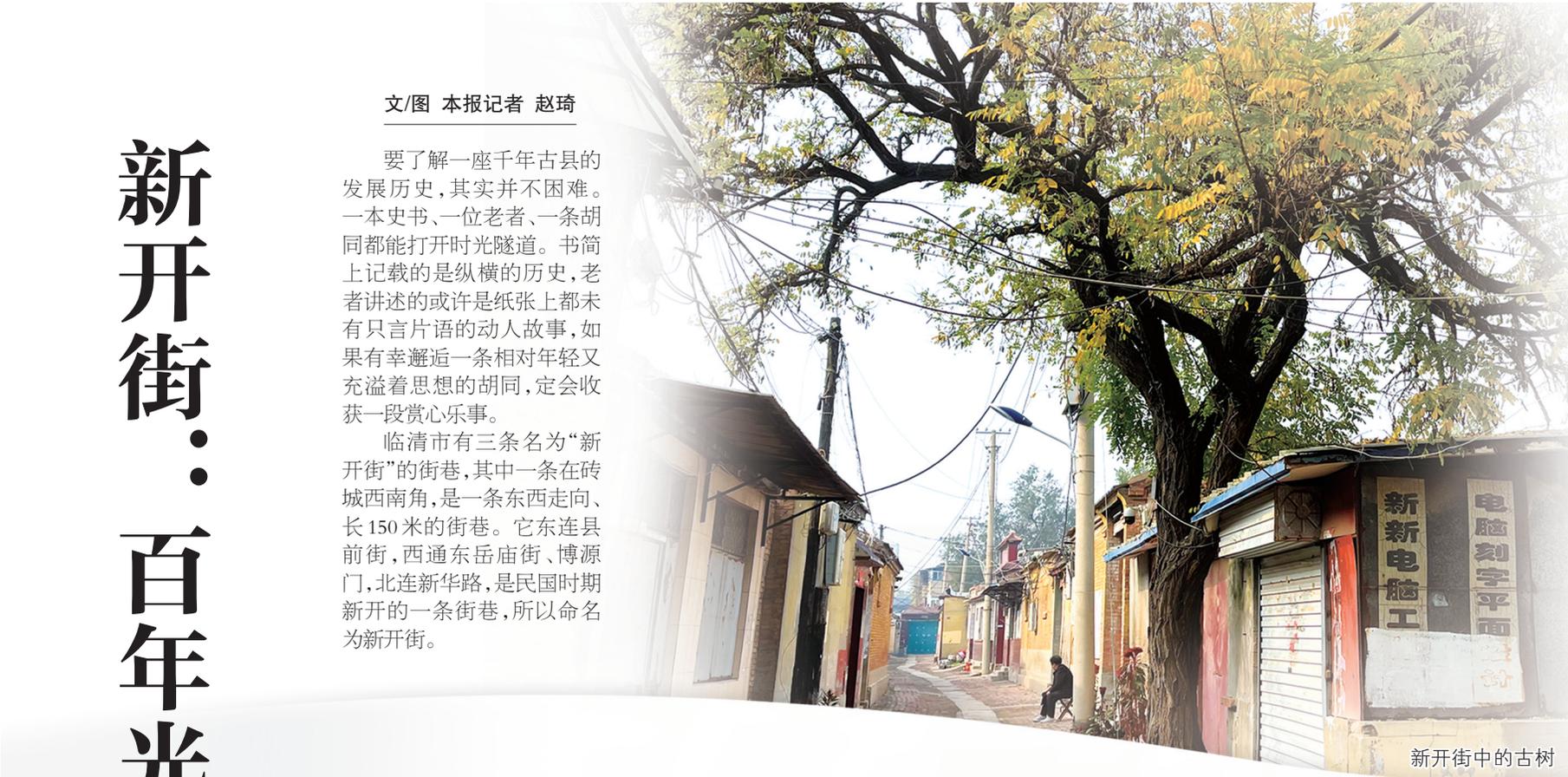
进入21世纪，农民手里的钱更多了，大都选择盖楼房，用编扒盖房子的越来越少。随着订单的不断减少和原料成本的增加，编扒收入远远比不上外出务工所得，编扒手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

时光变换间，人们的生活也变得缤纷起来。本以为胡同中的状态是幽雅清静，但红绿交织的告示牌，彰显着胡同的另外一种情绪。“近年来，不少小型唱吧在新开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成为人们娱乐休闲的好去处。”刘英顺介绍。

新开街，像一首诗，平实灵动，它的历史散落在书简上，停留在游客的随笔中，最后在岁月中流传，历经百年，依然意蕴悠长！



新开街一隅



新开街中的古树